

台灣最貴單身漢

留美第一人李延禧 ●陳柔縉

時間：一九一五年

主角：李延禧

事件：「新高銀行」成立

台灣第一個留美學生叫李延禧，曾經是日本時代的台灣最貴單身漢，到虛歲四十，同年齡的台灣男人陸續當阿公了，他還不思結婚，搞得台北人滿肚子問號。

李延禧可不是窮到拿不出聘金的拉車夫或小長工，相反的，胡適一九一〇年剛進康乃爾大學農學院時，他已經準備從紐約大學商科學成歸返台北。再把家世、財富、人表算進去，李延禧的條件堪稱全台第一。

一八九〇年代到一九二〇年之間的台北市首富李春生正是李延禧的祖父。李春生賣茶致富，不動產散落台北市區各處，看李家後人現在手指著台北市地圖細數舊日風光，台北市彷彿他們家的一張地契而已。中山南路以前是台北城牆，隔著牆兩側，濟南路這邊，台大醫院那邊，曾經都是李春生的地。北美館到圓山站那邊，也有好大一片。西門町這裡那裡，現在還是李家所有。迪化街一帶更是家族基地，淡水河畔有過一棟西式豪宅，李春生就住那裡。一九一四年報紙曾有這樣的報導，台北城內的府直街（今開封街）鬧火災，延燒三十幾戶，其中有十七戶是李春生的。難怪後代在地圖上指南指北，講了很久，還一直講不完。

一八九六年，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返國述職，順便邀請李春生同船赴日觀光考察，李春生也順便帶幾個孫子去東京念書，李延禧因而十三歲就成了總督軍艦上的小貴客。



一九一六年，三十三歲的李延禧。

李門一群孫輩，以李延禧讀書最成氣候，當所有十七、八歲台灣男孩子紛紛結婚生子，他的人生卻才剛起帆似的，他開始外遊留學，也開始成為報紙追蹤八卦的名人。

一九〇一年暑休，李延禧返台，記者就精心介紹他念的基督教會中學「明治學院」（今私立明治學院高等學校，位於東京白金台），由英國老師教英文、上課「有一定點鐘」、「分班授課」、成績優等者「有贈與珍物」。學校裡還設博物室，天上飛的，地下潛的，無所不有。

李延禧的向學精神也被記者添了一筆。本來李父提議福建馬江機器局也有英語學校，不必捨近求遠去東京。李延禧立刻嚴肅告訴爸爸，閩地有小蘇州之稱，煙花爛漫，容易沉迷，何況，有心念書，哪裡還怕路途遙遠。當時的豪門貴公子大可拍拍屁股，隨時把書本丟開，回家享受現成的優裕。李延禧確實胸懷不同，在日本念完中學，又到更遠的美東，成為台灣留美第一人。

一九一一年，中國那邊，民國還沒開張，台灣這邊，明治也尚未結束，李延禧學成歸來。船靠基隆，家裡派人去碼頭接，一用台語問他有幾個行李時，他的美國舌頭竟然一下子無法換頻，只好搬出手掌，數指頭給來人看。

這位去國多年的貴公子，氣息也換了。一九一六年的舊照片裡，三十三歲的李延禧深眸大眼，頭髮微捲，俊得像明星；打的「Ascot」領帶，比蝴蝶結還流行；皮鞋尖頭又高跟，時髦到百年老照的沉黃也

桌邊右側坐者第一人為李延禧，圖左上角有新高銀行的看板，圖中左邊第一人是專業經理人「小倉文吉」。



壓不住，真可謂台灣一代紳士。

英俊少爺還有一點與人不同，父親幫他相親選太太，一而再，再而三，他都以不急為辭推阻，而且，一拖就從二十九歲拖到四十歲，李父都病故，他還是孤家寡人一個。報紙忍不住八卦說，李君的婚事「遂為家庭與社會之謎」。暗地裡，大家閒嗑牙，有人驚訝他竟是「無妻主義者」，有人料想他其實娶了白人，有人揣測他的太太是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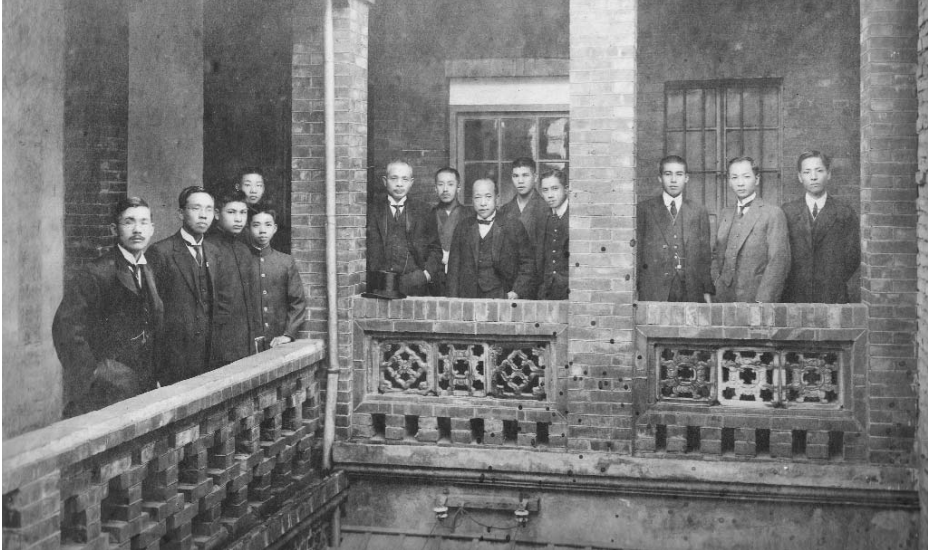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初，西方思潮衝擊東方讀書人的舊頭腦，像中國前總理周恩來，都曾抱不婚思想，不過，就像一位年近知命而「變節」的日本文人所說，無妻只可一時，不可終身。周恩來之後娶了革命同志鄧穎超，李延禧也「中途放棄」了。

新娘是日本前檢事總長（檢察總長）、大審院院長（最高法院院長）三好退藏的孫女三好百合子。百合子的父親三好重彥留學歐美，曾在總督府外事課任職，和李延禧同喝過洋墨，自然結為知交。三好重彥看好友年屆不惑還不結婚，有一天主動表態要把女兒嫁給他，李延禧的獨身主義才被打破。

一九二三年李延禧在日本結婚，隔年初春一攜眷回台，記者又興沖沖跑去李家河邊豪宅一探究竟。在記者筆下，採訪那天的天空不叫灰色，而是「薄墨色」，毛毛雨也寫成「絹絲春雨」，如此詩意，似乎要用來搭配豪宅內的鋼琴、漂亮的花崗岩和新婚夫婦的喜悅。

李延禧對記者嫣然笑稱，返台搭的香港丸，在海上顛簸得厲害，不知甚麼力

一九一〇年代，新高銀行職員在大稻埕的留影。中央兩磚柱之間的前面三人，自右到左分別是李延禧、李景盛、小倉文吉。



量，他和太太竟然都沒有暈船，「不可思議！」二十二歲的百合子更滿心感謝這個婚姻。她說，之前和母親從鎌倉家裡到三越百貨公司購買結婚需要的東西，那一天剛好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關東大地震來襲，一回到鎌倉家裡，發現房子早已垮了，想起來是這個婚姻救了她。

兩年後，報紙又寫，百合子在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產下一位宛如掌珠可愛男子」。除皇室貴族以外，報導名人生子，幾乎史無前例，可見李延禧受到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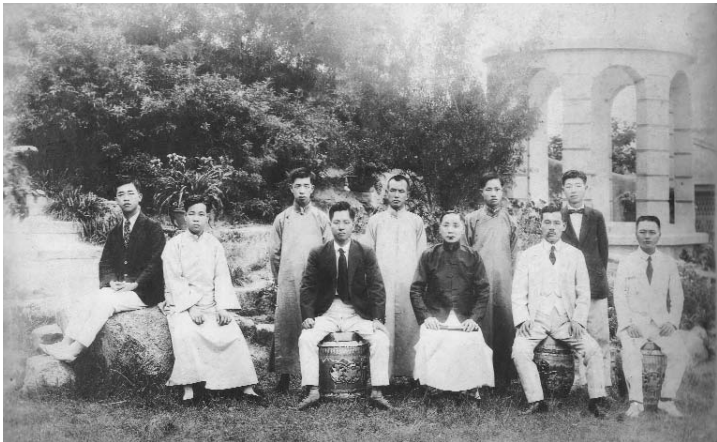
從報紙看，李延禧的婚姻幸福美滿，不過，從他的生命史看，婚姻開始時，事業已過去。

單身的那段日子，李延禧協助父親籌創「新高銀行」，事業巔峰一直推高。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兩點，台北的大商人齊聚火車站對面的鐵道飯店，算一算，九十八位。坐下來，一眼望去，今中信辜濂松的祖父辜顯榮最為魁梧，特別吸引視線。但真正的主角還是李延禧的父親李景盛，他被推為「頭取」（總裁、董事長），台灣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新高銀行」（The Nikata Bank Limited）就此誕生。

新高銀行主要客戶為各地台籍茶商，取代舊式錢莊，給與融資。創立資本額五十萬，換成今天的錢，大約十億上下。那時正逢歐洲陷入一次世界大戰，景氣好，新高銀行也一路擴大資本，每次到鐵道飯店開股東會，都有好消息，一九一九年已增資到八百萬了。

李延禧最早擔任新高銀行的「常務取締役」（常董），跟著父親到汐止給當地

(左圖)與新高銀行一起併入商工銀行的嘉義銀行。(右圖)張我軍(左一)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在鼓浪嶼和新高銀行同事合照,照片中,林木土(前排右四)即是把張我軍帶到廈門的人。



商家說明貸放業務，又到高雄主持分行開幕，雖是次子，儼然李家第三代接班人。不過，局勢萬變，一九二二年中，父親去世，他接任新高銀行的頭取。此時的國際景氣衰頹，倒風吹起，許多日本的銀行被迫整併。在台灣，就有新高銀行和嘉義銀行併入台灣商工銀行（今第一銀行前身）。板橋林家的林爾嘉因此虧損四十幾萬，李延禧更悽慘，幾乎破產，從此移居東京，其中不無幾分落寞隱避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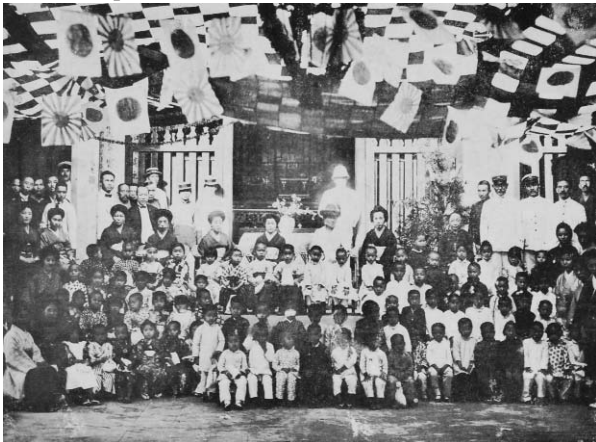
新高銀行被消併，毀了台灣第一位留美學生李延禧，卻造就了台灣第一個寫白話新詩、第一個開罵台灣舊文學的作家張我軍。

張我軍本名張清榮，板橋公學校畢業後，到台北的鞋店當小學徒。一九一八年有一天，小學老師林木土到鞋店裡，兩人重逢，張我軍很快換到新高銀行當十六歲的小雇員。後來，林木土升任新高在廈門支店的支店長（分行經理），張我軍跟去廈門。若非一九二三年新高被併，張我軍不會離開廈門，到上海到北京，就不會接觸白話文學，也不會對準家鄉的天空，射出砲打舊文學的第一彈。

一九二四年的張我軍火氣不小，連番寫文章痛罵台灣文學界，「還在打鼾酣睡」，幾十年來，「日本文學猛戰的砲聲，和這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的戰士的呼吼」，台灣完全麻木。張我軍還稱那些埋頭吟詩作對的儒紳是「不良老年」、「蠢貨」，「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他們的詩文沒有文學價值，八股文章只是「替先人保存臭味」。

真是是忍，孰不可忍，台灣這邊一堆詩社夫子馬上不甘示弱。有一位吳先

李延禧的母親陳欸在台北上流圈非常活躍，曾和日本人一起在大稻埕開「愛育幼稚園」，擔任副園長。



生在日文報紙的漢文版罵道：「一郎一郎（按：張我軍的筆名）。喪心病狂。敗草穢。舊殿稱堂。滿篇呢嗎呢自道好文章。人觀話文為退化。汝視進步已反常。不然即是五官顛倒置。眼睛生在腦後或偏傍。」兩邊就這麼拿著小扁鑽戳來戳去，如此兩年，人稱「新舊文學論戰」。

新高銀行把張我軍從鞋店調往文學之路，也把李延禧移去東京，在東京的李延禧卻因而以其豐沛人脈，幫助了如潮湧去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例如前輩畫家陳清汾因李延禧引介，拜入名畫家有島生馬門下，並隨有島遊歷巴黎，才有畫作入選巴黎美展的故事。

看歷史人物，有時如在空中俯瞰一座巨大迷宮，迷宮裡，有無數鑽動的黑點，既無法預料兩個點的下一次碰頭，也無法測知會撞出甚麼火花，再把黑點引向何方。你我的人生，不也如此？

（本文圖片由陳柔縉提供）

陳柔縉

台灣雲林縣生，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任聯合報政治組記者、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專欄作家。曾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圖書金鼎獎、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著有《私房政治——25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祕聞》、《總統是我家親戚》、《總統的親戚》、《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宮前町九十番地》、《囍事台灣》、《台灣摩登老廣告》。